河南省一级期刊

河南文史资料





- 我是山沟里走出来的文艺兵
- 五十年代前期郑州市的城市规划和省会迁郑
- 我所熟悉的「中华龙女」邵秉云
- 我在太岳军区情报站工作的回忆
- 巩义北魏石窟寺

2000 1

总第73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河南文史资料

HENAN WENSHI ZILIAO

主　编　葛纪谦

副主编　邓质钢　赵凡棠　高蓉生

2000　1

（总第73辑）

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　主办　出版

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

● 艺苑群星

我是山沟里走出来的文艺兵（一）

…… 杨兰春口述 许 欣 张夫力执笔 4

艺苑耕耘记（七）…… 崔兰田口述 杨 奇 毕定良执笔 60

● 政海波澜

五十年代前期郑州市的城市规划和省会迁郑

…… 王均智 萧 枫 85

● 中原人物

邢汝霖在朝考中…… 冀殿恺 94

先祖李鸿伯传略…… 李 灿 97

记辛勤耕耘六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金犁 …… 蒋 瑞 102

我所熟悉的“中华龙女”邵素云…… 姚景强 108

● 校园忆往

我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几则日记…… 赵俪生 118

“六二四”这一天 …… 崔葆章 125

从开封到宝丰…… 刘一是 139

欢乐的校园…… 杨景阳 152

2000 年第 1 辑　总第 73 期

目　录

● 烽火岁月

我在太岳军区情报站工作的回忆
…… 杜秉灿口述　刘承斌执笔　166

● 中州考古

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发现的回忆…… 王　岩　176
钧台钧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…… 曹子元　186

● 文物保护

巩义北魏石窟寺…… 傅永魁　192
古墓新生记…… 刘伯涛　201

● 社会百态

创办河南省强制戒毒劳教所和对吸毒者管理教育的回忆
…… 苏诗海口述　毕冠领执笔　209

● 质疑·订正·补充

豫剧“三鼎甲”之一司凤英的身世和结局…… 马紫晨　221

封面图片说明 …… 96



我是山沟里走出来的文艺兵（一）

杨兰春口述　许　欣　张夫力执笔

我的家在太行深山区

1920年的秋天，我出生在太行山的深山野沟里——河南省武安县（今属河北省）小店区列江村。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。头顶悬崖盖，脚蹬无水河。”“列江沟，列江沟，十年就有九不收。孩子老婆逃荒走，狼虫虎豹满街游。”从这两段民谣中，可以看出我的家乡是何等的贫穷。但这里很早就解放了，而且是个藏龙卧虎之地。1938年，八路军就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八路军总部曾驻辽县（今左权县）麻田、桐峪一带，离我们村不过几十里。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罗瑞卿、左权、李达等同志经常从我们这里经过。我曾多次见到彭德怀，他穿着皮衣。一次我看见警卫员给他买了一个烧饼，抹上软柿子吃。当地像我这年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人都见过彭德怀。我们村所以那么重要，因为村里驻了一个八路军的加强营，任务是保卫八路军总部。另外，白求恩医院第三所也在我们村。离村 15 里地的梁沟村驻有八路军第一兵工厂，当时靠扒敌人的铁轨为我抗日军民制造了大批武器弹药。兵工厂自卫大队曾在黑龙洞山山顶构筑工事，反击日寇“扫荡”。荒庄是新华社印刷厂，离我们那儿 15 里。东沟对有八路军的被服厂。那时我们村里的人不分昼夜、风雨无阻地为抗战支前而奔忙：青壮年抬担架、送军粮、送柴草，还参加抗日作战；妇女碾米推磨、缝被服、做军鞋，给伤员洗衣服；儿童查路条、送鸡毛信。我们村的民兵个个能打善战、枪法好，有专打掷弹筒的，有专扔手榴弹的。老百姓为抗战出了很大的力，做了很大的贡献。

武安位于太行山区晋、冀、豫三省交界处，当地群众有句顺口溜：“登上摩天岭，一览三省景。”东起邯郸，西达辽县，不仅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，而且也是工业、商业、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，民间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。解放前，县城里有个师范学校。我是贫农出身的穷孩子，可想念书了，就是没有条件，只上过三年初小，高小的门都没进过。也读过私塾，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摇头晃脑，死记硬背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我父亲叫杨庆生，排行老五，生来胆子大，追打老虎豹子、逮蛇以及给别家的死人穿寿衣、看尸体之类的事他都敢干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列江村有个“杨大胆”。我父亲一生从没有进过饭馆，没有穿过一件囫囵衣服。我早晚想起父亲，心情都非常沉痛。

我姐弟五个。大姐二十来岁就早逝了。小妹难以养活，从小就送给了人家。家里留下我弟兄三个，我是老大名叫杨有根，二弟杨根有，三弟杨有粮（建国后改名为杨有良）。那年过年过不去，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劝他把老三卖掉，换二斗包谷。母亲想让弟

弟吃顿饱饭再走，可是家里什么也没有。母亲说："仁儿，把你给人家，去吃好饭穿好衣服……"弟弟抱住母亲不松手。父亲含泪面对墙坐着，用劲憋住想不哭出来，可听见了弟弟的哭声，他实在憋不住了，"哇"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们全家都哭了。母亲下决心不卖弟弟，她说："十冬腊月把孩子卖了，大年五更吃顿饱饭就像吃孩子的肉，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！"后来，我眼巴巴地见父亲饿死，当天晚上母亲就带着我们三弟兄去山西要饭了。我父亲死后连一双鞋也没有，还是我叔父把鞋脱下来给他穿上；棺材抬到地里，天下着雨也没有埋。

在《苗郎审爹》剧中的一段唱词，我写的就是我父亲。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使我自幼养成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、生活上也很容易满足的习性。50年代初，我还是用报纸裹腿来防寒过冬的。

一张学戏的卖身契

我从13岁起就不愿守在家里，为谋生曾往外跑过好几次，只想着能给父亲减轻一点负担、分担一点忧愁，也为自己能混上一顿饱饭。有一次听我的一个表叔说，离我们村十四五里路有个国民党的学生部队，里面可以念书。可到那儿一看，有枪有炮，我害怕了，待了一天就跑了。后来才听说那是决死队，里面还有共产党的领导。我也当过和尚，随着寺院的僧人为人家举行葬礼和祭奠亡灵时敲敲木鱼，平时给寺院拾柴禾、喂牲口，这也能混上一顿大米小米掺起来煮的饭。后来人家嫌我小就不要我了。我又找到一个鼓炉锅匠学补锅，跟着师傅在东万安、西万安两个村活动，先是给师傅拉风箱烧火，后来替师傅挑鼓炉锅担子。可是我人瘦个小，挑起担子非常吃力，师傅只好劝我回去。他对我说：

"孩子，你还太小，等长大了再来找师傅吧！"

小时候我会唱戏，在家乡我是个业余唱家，也总想找个师傅当徒弟。14岁那年，我又跑到武安西部山区陆渠村一个叫杜更会的小戏班里，恳求师傅收留。杜更会师傅是武安落子剧的名演员，专攻青衣和闺门旦，在戏班里担任主演。他看我人还聪明，又是诚心投靠，就把我收下了。那时入戏班必须立个文契，内容是："立嘱徒弟人杨有根，甘愿在杜更会名下为徒。三年满，四年圆（为师傅效力一年），悬梁服毒，投河奔井，死不见骨头，活不见肉，与师傅一字无干。头年工钱一元，二年二元，三年三元，吃住师傅供应。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"我看着那"悬梁服毒，投河奔井，死不见骨头，活不见肉，与师傅一字无干"时，心里非常害怕，心想这不是等于把命卖给人家了？下午，父亲就去找我了，见了面他哭我也哭。父亲说："孩子，咱死死在一块儿，要活一块儿活。咱回去吧，你娘还在家哭呢！"我知道父母亲是怕我到戏班里染上吸毒和赌博的恶习，就劝慰父亲放心，并保证永远不吸毒、不赌博。当时我师傅也不想让我走，对我父亲说："老兄弟，常言说'师徒如父子'，孩子跟着我你就放心吧！"师傅叫人从下厨拿来两个馍，塞进我父亲的口袋里。我送父亲出村，父亲一边走一边回头看我。望着父亲的背影，我满眼的热泪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。

唱对台戏比输赢

我有个怪脾气，师傅想让我学唱旦角，我硬是不肯，师傅就从武安继城镇请来西高壁教我武功，从前墕村请来小苍头教我演小生。我的技艺不断提高，也熟背了十几部戏词。

那年在南冶陶村庙会上，我们与著名艺人刘彦祥唱对戏。刘彦祥长得漂亮，外号"白糖"，演技好，功底厚，演薛丁山一角颇

有名气。对戏那天，我们戏班唱薛丁山的小生突然病了，师傅决定让我上去顶。薛丁山的戏我也学了，但从没有正式演出过。这回我凭着年轻气盛，壮了壮胆子要同刘彦祥比个输赢，谁知我们拉头把弦的师傅却暗中给我使了个绊子。此人名叫开泰，双目失明。他头戴礼帽，身穿大衫，戴副茶色眼镜，打扮得很气派。平时生活上都由我伺候他，如果稍不如意他就给我脸色看，甚至还骂我。有时我也不全听他的，也顶撞过他几次。此次他听说我要顶薛丁山，就在我上场前把弦调高，有意摆治我。我一出场，第一腔就没搭上调，一下子卡了壳，台下叫了个倒彩，观众们像潮水一般拥向"白糖"的台下了。我跑回后台哭着说再也不演戏了，可又想到已经立过契约，不唱怎能行？卸了戏装，我和往常一样给师傅打好洗脸水，用小茶壶给师傅倒茶。师傅坐在那里一声不吭，一袋接一袋地吸烟，也不看我一眼，更不答理我。我心想，今天这顿打是要挨定了，等着吧！我师傅是个明白人，他看出来今天的事是瞎子做了手脚。他沉默了好久才对我说："学了一年戏了，你也不操点心。吃饭去吧！"听了师傅的话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我太感激师傅了。

观众促我改旧戏

初学戏时，师傅先教我蹲台（垫场）戏。这是一个讨人嫌的角色，一天三场我得三次登场。台下观众多时就喊着让回后场，观众不多时我就得在前场应付。台下的小孩子们用棍捅台子板，喊着："回去吧，回去吧！"每场戏我一出场，观众就说："真讨厌，他又出来了，唱的还是老一套。"什么"前朝有个二大贤，兄弟退位让江山，兄让弟来弟不坐，弟让兄来兄不担"，唱词内容都是劝人为善的，可是一天三遍唱，观众能不腻烦吗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后来我就产生了改戏词的想法，用新的内容来吸引观众，叫观众不讨厌我，不骂我。我小时候会背《古人名百家姓》，书中的古人一个姓一个名，一个人名一件事情。我就下功夫把它改成唱词，如："赵匡胤千里送京娘，钱玉莲抱石自投江。孙二娘夫妻开过店，李逵怒打假宋江。周文王拉纤为姜尚，吴三桂勾兵到辽阳。郑成功收复台湾传千古，王莽贼篡位乱朝纲。"就这样，我把全本《古人名百家姓》都编成合辙压韵的新唱词。观众听着好听、耐听、有意思，引起很大兴趣，不但不撵我下台了，而且还常常鼓掌欢迎我再来一段。师傅也高兴地夸我聪明、有出息。

月光下掩护一枚公章

七七事变后，日寇入侵华北，时局混乱，人心惶惶，一时间戏也演不成了。我向师傅提出回家看看我娘，师傅同意了我的要求。当时师傅的家境一天不如一天，能减少一口人吃饭，也减轻师傅一点负担。临走时，师傅给我找了两双旧鞋，还给我做了一身白地蓝条条布的衣服。

记得回家的第二年，八路军就进了我们村。他们宣传抗日救国，组织群众联合起来，团结一致支援前线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。八路军纪律严明，吃了老百姓一点青菜也都要付钱；住老百姓家，走时把铺草捆好，还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人们常说"好汉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"，可这些兵咋这么好呢？通过仔细观察，我终于认识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，就坚决要求参加。经上级批准，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八路军工作团团员，并从此改名为杨连存。当时我们虽然戴八路军的袖标，但实际上属于地方组织。后来我们那里先后成立了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救会等组织，我是第一区青救会主任。领导我们的是区委书记张耀东（建国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

传部部长)。

就在我任河南、山西联合村公所秘书兼我们村村长时，曾被前来“扫荡”的日寇俘虏过一次，现在我身上还留有一个伤疤。当时我正在西山安排疏散那里的老百姓，我母亲和另一部分群众都在东山。原本想着东山高，敌人一时上不去，没料到日寇的大炮一个劲儿地往山上打，结果把东山占领了。这时天已黑了，我不放心那里的乡亲，就去东山看看情况，谁知正好与敌人遭遇。我当时身上带着一枚公章，一见日寇来了，就赶快趴到地上，把公章埋到了土里，此后不久就被敌人抓住了。

我们村被抓去的有十几个人，日寇的翻译说要把我们都送去下煤窑。这股敌军在我们村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把我们带到大水岭村关起来审问。敌人问我村里有没有八路军？八路军去哪儿了？我们都说有八路军，但不知道都去哪儿了。敌人审来问去也审问不出个什么结果，渐渐地对我们看管得也不是那么严了。一天晚上，敌人饿得一见村就进去到处找饭吃，我就趁机跑了。我跑到一个小旅店里，房顶露着天，我攀上房顶爬了出去，一看外面都是梯田，在月光下还是隐不住身。我把衣服全脱光了（皮肤和土地在月光下颜色很接近），拼命往山上跑。这时突然从山上下来一股日本兵，我立即用双手抱住头，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，才没被敌人发现，得以脱险。

祸从天降

古人云：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这两句话是古人根据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。1943 年，康生在延安发起的“抢救运动”也波及到我们山沟里。那时谁要喊一声某某是特务，此人就会立即被拉出去枪毙。一天通知说都到木作村开大会，我也和群众一块

儿去了。当时我是青救会主任，还是青年团员。开会很简单，区长、区委书记都讲了话。有个部队的民运干事“左”得没法说，他说了一句“特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”，几个民兵就把农会主席白占江拉出去枪毙了，随即又把白有江、杨拴等人也拉了出去处死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杨连存也是特务，拉出来！”几个民兵七手八脚就往外拉我，开始我很害怕，但很快脑子就清醒了，我破口大骂，一蹦多高。这时会场已经失控了，乱喊口号，喊谁拉谁。区委书记张耀东急忙喊了一声：“把杨连存拉回列江押起来！”这才暂时保住了我的性命。

我们五六个人在列江村关了十来天，就听说要把我送到县公安局。我当时很自信，心想：说我是特务，全是胡说八道，到县里一看是我，头天送去第二天准把我放回来。送我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去看我、送我。我被五花大绑起来，四个民兵持枪押送。母亲一见我这个样子，“哇”的一声哭叫起来：“儿呀！你犯哪条罪这样折磨你？老天爷！救救俺孩子吧……”她跪在当院冲天磕头，几个婶子大娘都拉不起来。两个弟弟见我也哭起来，我不由得泪流不止。当我们走出村，站到南庙坡上回头一看，我母亲还在房上哭喊：“有——根……”围观的群众一起拥向村外。这时我心中百感交集，感到唱几句才痛快，就放声唱了一段《杨二舍化缘》：“杨玉春出庙来回头南望，回头来望不见我的家乡……”为我担忧的乡亲们都不住地啧啧：“啥时候了，这孩子还唱咧……”“咦！他也不害怕。”

我边唱边走，到了设在东谷村的县公安局。民兵给我松了绑，交给公安局等着落实问题，我想明天一准会把我放回去。我坐了一会儿，一位看守一手拿锤子、钉子，一手掂着脚镣、手铐，走到我面前问：“你是杨连存吗？”我说是。他让我坐下，把腿伸开，

18斤的脚镣吭哧吭哧就给我砸上了，双手反背着戴上了手铐，不用说这是重刑犯的待遇。我全身都酥了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两眼冒金花，真想不通自己到底犯了啥罪。公安叫了两个犯人把我架进屋，三间房关着三十多个犯人，挤得满满的。我慢慢镇静下来，心里想：唉！恐怕我是完了。

冒死闯过地雷区

就在我被关押的时候，日寇突然来“扫荡”了。我想：“扫荡”之前至少要处理几个重刑犯，其中自然有我。一天晚上集合要出发，公安把我左腿的脚镣打开绑在右腿上，这就说明今晚马上处理，我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，还想像得非常具体：可能用刀砍，以免惊扰群众。出发前公安讲：因为有情况，上面通知要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。多数人不相信，只好听天由命吧。一条绳子拴三十多人，谁也跑不了。东谷村离我村将近十里，感觉是往我村方向走。

快到我村边界时，我忽然想起日寇“扫荡”前我村民兵在这里埋有地雷，万一要踩上了大伙都得死，公安也活不成。我想报告，又怕人家不相信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还是报告为好，以防万一。我一报告，他们可吓坏了。我说：“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把我解开，让我在前边探路。我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。我要是踏上雷只崩死我一个，你们就换条路走；要怕我跑了就用四支枪瞄准我，见我想跑就开枪打死我。”公安派了四支枪一起上膛瞄着我。当时我一个犯人变成了指挥员，全体人员都听我的指挥。我会埋雷也会起雷，就像演戏一样，我走几步弯腰探视一下像不像埋雷了，不像再往前走，遇到看不准的我就绕过去。后面的人离我有十来米远，都心惊胆战地踩着我的脚印走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总

算闯过了地雷区。

到了孟家地，离我村五里多就往木作村拐了。后来民兵说，那次在我们走过的大三尖河滩的确埋了几个地雷，真是危险哪！我们越走离家越远，我多想见见我娘，看看两个弟弟啊！走出木作村就半夜了，再爬过黄岩豁岭，就是门道川边界。到了黄岩豁岭上，公安命令犯人休息一会儿，实际他们也很累，大家横七竖八倒下就睡，这时山下村庄里的鸡子叫了起来，天快明了。

当时俺那个村有183人被当成是特务，还编了一个顺口溜："观头川，观头川，汉奸特务数不完，下至杨邑镇，上至十八盘，一下枪毙一河滩。"不久，毛主席说话了："一个不杀，大部不抓。"这才把我们放了回去。

我当上了八路军战士

1941年起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1943年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十三团也在我们村开荒。这个团有几个战士是我们村的人，原来都是唱戏的。他们对刘昌毅团长说："还有一个唱戏的，叫杨连存，反特时把他教育了一家伙，说他是汉奸特务。后来叫他参军他不干，他要求平反。"刘昌毅爱好戏曲，一听说我会唱戏，马上找到我说："你叫杨连存？"我说："是啊！"他说："你是我的兵了。"我说："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。"他说："平什么反啊！这种情况又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要是特务还会叫你参军吗？"我思想不通，吭吭哧哧不想答应。团长说："马上跟我走！"就这样，我算是正式参军了。

离村时，我没叫敲锣打鼓、骑马戴花地欢送。到部队后，我被分到重机枪排了。按我的个头不应该扛重机枪，那家伙重得很呀，需要身强力壮的人扛。为啥把我分到重机枪排？就因为我会

唱戏，怕分到连队伤亡太大。我在重机枪排那阵子，觉得再没有那么好了，真是痛快极了。当时战争既频繁又残酷，每一仗下来都会牺牲一些同志。大家清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："活一天革命一天，死了拉倒；我打死一个敌人算够本，打死两个敌人赚一个；牺牲了，我算是革命到底，活得痛快，死得干脆。"

在重机枪排，从首长到战士都对我非常好。我识字不多，文化教员看我也怪机灵，就给我找了本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叫我学。行军时把两个生字贴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，我边走边学；宿营时就考问我，让我读写。部队生活既紧张又愉快。凡我亲身参加过的战斗，我都编有快板，仗是怎么打的我就怎么编：谁打嘞，谁攻嘞，谁拼嘞，谁冲嘞；一连怎么样，二连怎么样，三连怎么样，如实道来。我会唱武安落子，爱说个笑话，随手捡起两块瓦片，一敲打就说唱起来。平时我爱出个洋相，模仿个首长讲话、走路，学得惟妙惟肖。大家都叫我"活宝"，从首长到炊事员没有不认识我的。每逢开庆功会或娱乐晚会，我的快板是必不可少的热门节目。由于我编的快板都是取材于部队现实的战斗生活，大家熟悉的真人真事，听起来真实可信、生动活泼，对于干部战士在感情上更接近，因而感染力更强、更深刻，特别受欢迎。每次演出都要返场数次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旅长送我一兜鸡蛋

1944 年 12 月，上级命令以我们第十三团为基干组成豫西抗日第六支队（司令员刘昌毅，政委张力雄），辖第三十六、第三十七团。我所在的重机枪排属第三十七团。1945 年 4 月，部队南渡黄河，挺进豫西襄城、郏县、宝丰一带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5 月，

中共河南（豫西）六地委（书记张力雄）、河南（豫西）六专署（专员孔祥祯）、河南第六军分区（司令员刘昌毅，政委张力雄）相继建立。

当时，支队有一个宣传队，成员多是高中毕业生，后来又从豫南来了一些大学生。他们非常热情，有朝气，参了军感到很光荣。支队打过登封以后，上级要调我到宣传队去，然而我根据自己的条件，总觉得不适合到宣传队工作。我们支队宣教科长陈端同志（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军区副政委）亲自来找到我说："杨连存，你想好了没有？"我说："我想好了，不去那儿。"他说："你要不去可下命令了。"我说："下命令我也不去。"当时我是死活不愿去宣传队，后来上级硬是下了命令，可我还是不想去。我们团长和营教导员也觉得重机枪排有这样一个战士，活跃活跃连队生活还是满不错的，也不大想让我离开，就拖一天算一天。大概拖了有一个月的样子，上级给团长、政委打来电话问："杨连存是你们的人还是共产党的人？怎么下命令至今他还不来？他不愿意来就由他了吗？"我这才不得不去报到。

到了宣传队我能做什么呢？写标语我不会写毛笔字，唱歌我也唱不好，但我善于接近老百姓，我和老乡们一搭话就粘到一块儿了，这方面学生们不如我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和群众联系的事都由我做，借个盆借个碗很方便。按说把我调到宣传队，那就是排级干部了，一个战士一下提到排级，是个大好事，可就这我也不想干。升官当干部我不在乎，总觉得发挥不了作用，没意思，还是不如在重机枪排当战士痛快。

1945 年 9 月，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由豫西地区南下，至桐柏山区与新四军第五师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）会合。10 月，中原军区成立，李先念任司令员，郑位三任政委。我们第六

支队改编为第一纵队（司令员王树声，政委戴季英）第三旅（旅长刘昌毅，政委张力雄），辖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三个团。

12月下旬，我旅奉命攻打息县县城。部队跑了一整天，离城不远了，突然从前面传来停止前进的命令，我估计是等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。这时，刘昌毅旅长过来了，我趁机凑上去对他说："我不想干宣传员了。"旅长问："你想干什么？"我说："我还想去扛机枪。"旅长说："好哇，你去扛呗！"我说："明天我就去重机枪排。"他说："你去吧！"我一听很高兴，不知旅长说的是反话，当天晚上就跑了。回到重机枪排，我说首长同意我回来，排里人可高兴啦。我立即参加了战斗，冲锋在前。守敌一发现是八路军，连一枪都没敢还就弃城而逃，我旅大部队顺利地进了息县城。接着就攻打光山县，刘昌毅旅长在战斗中受伤，住进医院。

旅长伤愈以后，部队在经扶县（今新县）过春节，召开拥军爱民娱乐晚会。这时他想起了我，就对宣传队的同志说："叫杨连存说个快板。"宣传队的同志说："他又去重机枪排了。"旅长一听恼透了，喊道："给我捆回来！"警卫员是和我一个县的，他拿着绳子通过团长跟我见面说："老乡，首长可是不客气呀，叫我来捆你回去。"我说："你别吓唬我了，是首长同意叫我回来的嘛！"他说："首长当时说的是反话，你还当真呢？你老老实实跟我回去，不然我就执行命令捆你回去。"我磨蹭着不想走，团长和政委都说："首长发脾气了，你就赶快回去吧！"我只得跟同乡一块儿走了。

到了旅部门口，我喊了声报告，进去敬礼。刘昌毅旅长一见我就说："你想跑？你跑哇！"我也不吭声。旅长又说："你会不会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？"我说会。旅长说："好！你给我唱。"当时勤务员就在一边站着，旅长叫我唱，我多难为情啊！当我唱到"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"时，旅长问："你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